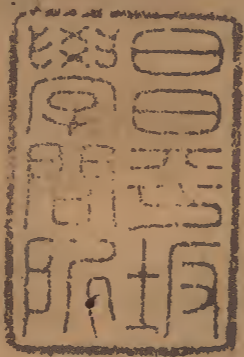


宋學士全集

十一之二



庫文閣内			漢書類
要函	三五三八		
一三架	三六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六函	三五三八		
一二架	三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36
冊數	18 (7)
函號	316 71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一

賜進士第文林郎而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淺草文庫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彰明校正

凡三十三章

余左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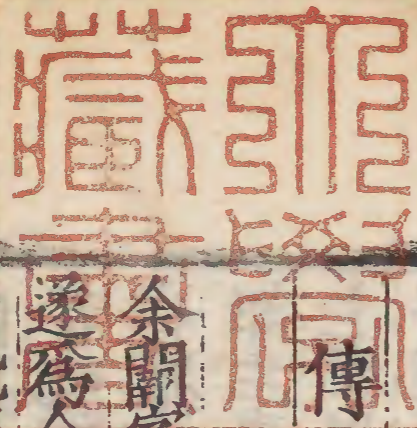
余闢字廷心一字夫心唐元氏世居武威父沙刺咸上官合肥

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入生闢闢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

始能就學嗜欲其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

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闢之學因絕出四

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第馴今餓



人士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關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譴廖甲與舒
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寘灰燼中誣之關為
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關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
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關謝去後關往桐城道逢故民
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
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關
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脩遼史金三史
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
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
如狼關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關言奉使
恒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

意宜亟罷之關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關臂曰誠如君言知
關忠亮不怨關在位知無不言言隋直無忌人勸關少辟阨關
曰吾縱惜豈不知批逆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
書禮部員外郎關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闊
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
關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
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關命以為帛代輸
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關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
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關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
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
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關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

關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贊關關
覺重辟之香中果胎黃金章嘆曰余贊達官多矣潔如水壺唯
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脩本朝后妃功臣傳迂翰林
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關至
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藝後小大各遣度關遴官復取
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
毒殘衢民重足立關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
反以事劾關關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關日夜悲號有甘露
降于墓君子以爲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
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關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
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關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

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八社民翕然歸關知民可用乃帥
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交關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關
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關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
此爾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關益繕城浚
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
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關縱梟騎數十
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
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僞作尺牘通城中諸
大姓約期日反冀關捕戮之關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
窮復令關故人衛鼎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關命牽出以鐵椎擊
碎齒頰懸其皮東門瀟山有虎傷人關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

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
 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王帛殺嬰兒宣戰
 上以戲沿江州郡憲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搗退之或
 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溪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
 輩腰刀直入脅王供億關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獠素
 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
 竟如關言轉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關益自
 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
 生則為常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
 下西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糗餉路絕兵出數失
 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關猶帥眾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

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關戟手罵曰余恨不得嚼
 碎汝肉吐餒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關關遂自
 剄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
 赴水死諸將卒勸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
 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關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關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
 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
 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關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
 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
 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

宋學士全集卷十一
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烟烟上貫霄漢必察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疑為瑞露關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關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關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關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凄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甘肅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妻蒲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以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拈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

官李宗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槩視賊欲吞廷心兄闌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槩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踈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

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
 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
 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
 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艷然怒
 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
 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
 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為道謀干
 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
 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
 樂如獲襄蹠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
 知之恨未能久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謂其欲

久生生曰盜跖甚天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荅生曰竊陰
 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
 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
 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糲饌安之或慮其
 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糟覈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
 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
 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
 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
 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
 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
 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罄於

簾親擊以鐵籠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咲以爲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疑道遷歛自牖

遷睦淮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毋張病風變綺保持若嬰兒袒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準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鴻滑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

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
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曰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
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慕謂
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
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
郡或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
而嘆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奉浮屠老
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喜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
識屢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食貨田賦之

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挾日則會
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温温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敢挾此有
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
各有差內外極嚴興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
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
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榮陽記則曰
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鄆鄆生斌卿斌卿生唐青
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鄺鄺生鱗鱗生給事中
暮暮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

生垣垣生僊僊生千襲千襲生扈扈生宋欽縣令疑道疑道
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
昭昭生冲素處士綺綺即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
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
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板毀於
火因重鈔於此以勵民俗云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葵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
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
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願

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徂之者歲異為榮元季教授
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之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
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稱疾而辭有司舉于
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
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擿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
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
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廳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
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
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
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
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

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基甚弘咸願有所上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今日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肩鑄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駭音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

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惟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兵旣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 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柰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不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

慮之侯曰今之言然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旣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

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糴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

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
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
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嘗有
追需於民不務速辨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恒
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
濰爲縣召還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
瘢今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
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交甚狎
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
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
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
教子無以加于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
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
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
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
急督責爲足用謂儒者爲懦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
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
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
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第君子非德基之
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朱環傳 子元女壽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
 兒嘒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璧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
 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
 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
 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
 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
 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
 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
 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署
 峽源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為謀帥元

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
 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
 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
 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叅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
 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
 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
 示翁負之比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
 宗王夔吉解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械至州城將鞠其反
 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搗傷欲連環出皆勸鎮龍
 時史怒寇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

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
耿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
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
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誑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毋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
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
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
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爲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
身壽雖女子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
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徃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
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二席
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競要遮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
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三十室同案而簪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
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即日上道皋比中居以倡道爲已責與諸
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曰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
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梭冠被羊皮裘帶經畊
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

莫能窮其際高郵藥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問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蠢愚謀諸鄉鄙活之氓輟烏犍爲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潜然墮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金幣生咲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况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自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爲造小傳如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爲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爲拜其當額處成窪毋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佈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毋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

乳時閉目弗之視疾大作身熱如火炊榻畔懸繩代梳無風
 繩自搖及能言俗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
 痛若刀割姑衣有續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
 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心知其為已也熱退乃復還人
 咸竒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
 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
 入忘歸復使之視春溪濱挾冊坐轡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
 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為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東脩之上悉
 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 盡夜分燈屢涸猶聞
 其吟諷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
 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

原善來為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
 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為詳陳理二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
 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沂黃河而覩泰山鳧繹之雄徘徊闕里
 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潛揭文
 安公後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叅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
 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為檢討經筵編脩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
 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為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
 沉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
 慕革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卧
 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間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
 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

之爾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贊將
軍石抹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
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遁盜遂深入
焚官舍汗人女婦剽鹵至鷄犬先生召門人章溢李文謂曰吾
豈忍以良民界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遂
殺群盜大府錄功資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
則毅拜賜侈矣謝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季溪惡
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
以復讐爲事弟子胡深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
方伯連率帥師剪夷之越二年始平墓先生蓋竹鄉之西山別
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氓之
顛隳如已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
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爲感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
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制
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減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爲惡時欲加害
賴上官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
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庶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
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蓋亦
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如
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間居欽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
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辨蠶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
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

子以兄子彥荀後爲扁書室曰不訥齋人因稱爲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爲師復讐兵屯二年弗解卒尸鼠輩于市功比術爲尤難祠宇之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蓋亦入人深矣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飾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元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元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元恭故必不遺棄毋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元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贛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

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墓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旣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

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備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爲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爲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爲姓受文炳卵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滹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爲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爲高郵興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雷諱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廡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樹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婦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

宋學士全集卷十一
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
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備元史時有司不
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爲小傳
一通以傳

孝子任鐸傳

任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
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
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
浙鐸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
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
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
給親驩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
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
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
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
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毋岑寂也輒巡墓號
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
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
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
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
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

虎狼旁午鐸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海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且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

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

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
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
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
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
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次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
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
可近孝子燻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旣而
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
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

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
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未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歷
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
芟水中人以其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
不欲使其知擅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鷄初鳴孝
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窓隙而去良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
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
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
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
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
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

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
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
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
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復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
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
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見介子莊嘗學有
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
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
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
涕泗潸然流漣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
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
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
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心將惕然而自省
矣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朝
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采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
猷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
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板墓城中結
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
聞人為泣下目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頰面

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焦瘁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
閭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廩之伺
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
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
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
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
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
為儒今禮部玉容王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二十里年始十
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俚亂行有老父教之曰見但
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塲中草深滅項
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
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
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
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齡見
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邪
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
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繹書詩邪父曰
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官去人賢之

瀕嫁父欲厚其裝環珥簪悅之屬無所不飭王氏視之澹如出
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恒欣
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媵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
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
遣人摘其姦盜驚而潰其毋頃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
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
騰騰從頂升挾日絕粒不食已而果元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
爲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
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二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
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毋能成父志推孝於尊章出其
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
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媾柳州教授埏生子
欽年近弱齡埏欲爲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
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
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媪御而下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爲娶
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翩翩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
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
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爲託廉諾之後二十日廉生一男子
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爲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

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
政日紊四方寇盜蠡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爲兵陽號保障陰則
倚藉爲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
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
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罄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厲兒以學無
有寒暑晝夜年二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
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爲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
爲吳氏二賢毋云

大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
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爲諾非見義明如暎日能然乎使
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隳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
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
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
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鬻環釧市書厲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
不爲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
著者宜哉雖然不爲之先孰爲之後非胡氏摯綱振維於上
則林氏執紼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爲尤賢乎賢哉二母
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爍不
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彛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
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歿

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能確
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絕如綫者
唯此一子耳余柰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爲取婦廖氏生三子願
興整而廖亡繼以陳道直道真亦古田右族旣歸一清粥簪珥
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道真相之唯恐
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
直與勝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
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
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
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直執
七餒之任其恣觀不輟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縣

國子助教八遷而爲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
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文孫
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
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二云傳有之婦道
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鄭節婦黃氏傳

黃爲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
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
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爲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
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
明年仲容驛患疽流注肌覈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

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
 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
 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疑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
 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村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村
 授室生二子燦燦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
 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
 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至大辛亥嘗旌其義門其規度
 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
 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
 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
 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

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
 或以守真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
 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
 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
 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
 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
 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
 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
 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為婦

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餼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絜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為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天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閭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况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于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旣言乎二婦之所為儼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瑾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奠鴈納為室既歸三族媪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游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三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塩醢之費靡不經

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
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耄無所依慕貞迎
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
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
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傳受春秋三傳之學
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一吳
王府伴讀朝夕陳訓于 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
過其家方嶽大臣洎部使者交謁于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為慕
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
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酌王家墳上庶他日九泉見
彥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

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足貴富家有儵勝足以備驅役闔
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繁瑣影室
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
未必不為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
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互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
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瀛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為之紀載
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具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為人婦
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潔如
冰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 國史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諤九世孫也令
諤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
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
八求宜壻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旣而舅及兄公
妣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菴咸盡禮
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二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
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
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
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鬢跣號泣泣間含食哺諸
兒不暫出戶限明年 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
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
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削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問其艱
勸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剪髮髮
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
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辦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
其事于 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
婦感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
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咄咄不少恕諸子
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
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
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巳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

知辨諸子遜第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爲計以語覘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恐見鄒氏兒爲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寔愈甚甌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爲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榘櫝行喪治菹務合儀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爲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

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弃及
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
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爲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
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又
矣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
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爲劉莊場塩司令甫六
閱月没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
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
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於人縱死爲
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
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肅與寬又恐不
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
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
又曰吾苟死其柰父母何遂割情恣泣奉尊撫單如賈氏存時
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 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
九其母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
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
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
耶律君没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

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爲亨而孰爲不亨乎况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哉

趙節婦傳畧

監脩國史長史張君子長著趙節婦傳畧辭至九百餘節婦之孫嗣鴻懼讀者莫得其要請濂刪其辭爲傳畧云節婦徐氏名定瑞婺蘭溪人年及笄歸金華趙時堯時堯父盱夫亦娶徐節婦姑也無子生二女時堯以再從子爲其後二女以非已同出不相寧節婦相夫順受之毋子以和時堯卒節婦年甫三十誓不再適養其姑終身撫弱子至於成人復三十年乃終若節婦者其無愧婦道者邪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齋暮盥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參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醲齧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敬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

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
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
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為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
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
不為難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
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
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
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貓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

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間
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墓于鄉屏鉛華弗
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謂之
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
貞婦美姿容啖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
痛誓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
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
泉下因悶絕仆地勝人扶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
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
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恐死
至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

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盜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頽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鍊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刃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之西安人其父願本簪纓家娶周無它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如成

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懼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
 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莊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
 誠又習進士業燁燁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卺成禮貞婦已
 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日靡夜事紡磚
 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
 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蔬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歿貞婦出所
 畜布泉為含祔衰經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上歲地舟覆溺死
 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養
 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為衣進之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
 儒學而與勝已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貞
 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婦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

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
 悉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為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
 髮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
 舉為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為瀧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
 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恩例單及於親受文綺細繒之
 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
 官宜冰蘖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瀆貨為也洪武二
 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冰清玉潔可
 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珎加覆數焉浙江按察使事
 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二年
 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它疾嘗有

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弟與競及宅轉鬻他姓
貞婦賸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
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
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滑士
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其
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子
於徐氏之時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
重名教非曰徒作也亦有來讀者毛髮將登然而立矣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
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
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
辰蕪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
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
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
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
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
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
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
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岩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
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

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媵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春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耶橫槩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媵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守綠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窅窅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文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歛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日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王媛貞阮傳

王媛貞阮者名淑景城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闊叔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懿聞流三族間

瑀以材起家為裨將當戍夫槩夫槩與敵土犬牙瑀將邏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蹈白刃前邏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卧不粒食媵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沾沾若絲先後僅屬媵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甫二十三爾淑塋金華城北黃塢其顛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頌曰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戍而俘盡然隱傷不食以死其節煇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宋烈婦傳

烈婦宋夔音華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擗管作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妄踰戶閩雖家人弗聞其語笑聲一宗謹曰是端簡靜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令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為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為婦者當壁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竄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旌纛執劔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為游卒所執乃抽銀條脫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紿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我將死於爾

何利不若道爾發之游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
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瀛聞而哭曰天平烈婦在家爲淑
女歸人爲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胡福其豈不得考終于寢
乎不知何爲而遽茲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
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
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者何如也縱遭
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孝人臣之當忠也
烈婦之死恒道爾何足深羨乎雖然是固恒道爾而亦非易致
也人之所欲莫甚乎生苟所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與幸存
之念與含辱恚垢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
上下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日月不足爲明視區區微生直
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徵太平日所言當壁碎而
潔母令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之賈氏越
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瀛因不避親撫其
行實著爲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
內良史氏職也非瀛之所計也

謝烈婦傳

謝烈婦芾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慶宗族以
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鞠撫衆鵠紉箴補綴常至夜
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家政一聽芾能弗墜戊戌春
三月西師破睦州游騎日壓境土芾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
騎逾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爲黃旣得睦必東窺婺謂其

不至者妄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旦暮禍及，決不能挈弱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爲上計。否則歸妾母家。母家南有池，即有急，以身餒魚，驚爾誓不受污。以病君也。履重於行，給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芾復申前言，且祝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辛未，芾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媵人曰：事急矣，候鷄再號。裹糧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芾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媵人後視芾，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泣去已。而將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筭，芾度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夾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芾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爲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翅狐兔。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芾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于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開，非細故也。彝倫風教，於是所係，爲甚重。濂故爲文道，其事使濂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箒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濂女第嬰亦以秉節沉淵，死後烈婦特三十

有六日爾瀕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娶者必謹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凜凜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成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卧水上呼天祝曰天平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爲聞于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則榛莽日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爲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零護喪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瀕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葬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墓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旨

母劉氏得疾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
起居下撫孩穉澣澣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然持箴
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紉素同綺繡女偕坐畧不動
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
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激曰爾能從師攻文辭即
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修譽起一鄉間玄
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
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繩之玄悒悒不
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叟底豫之言豈猶不
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疆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夫
其人恃爲尊屬屢見白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
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媵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
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
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祗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爲
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
之悲欲無生瘞於揚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玄夢其來車馬儀
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永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
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
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瀛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
直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
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爲敬仰哉傳言忠節之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一
人歿必爲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削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一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董彰明校正

題

凡六十一章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詩復惟恐一夫
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璧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
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皇財解愠之歌
也夙夜脩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杆几杖之銘也仁
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
氣談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
日侍 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
有長江大河三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
也大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
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

時 御翰墨多不暇 一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

爲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
咏嘆 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

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 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

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 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表者

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

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

紀善臣林温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二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

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卧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全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又論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一
上旨臣力疾起拜今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
藉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
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
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
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
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
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當
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
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
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
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圖於兩間
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
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
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
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
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復追䟽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

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
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宮聽其從宜居處
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
者何以遇之 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
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 聖德如天一視而
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遂平懷柔綏徠之效
盖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後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
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藏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開署禁中專掌繕書誥勅書畢
赴吏部主事徧詣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親簽名氏然後頒
行湘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勲之科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
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誰士奇跪
對臣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云何對曰臣聞
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對曰習刀筆之吏
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誠慤自持 上因命
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
所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頓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
默識之歸紀於簡冊復用金書成卷私竊以謂蟻虱之臣姓名
上徹 天聽兼之 聖謨洋洋戒勅深至真所謂千載一時者
矣乃來請記其事以著 寵恩之所自臣濂聞之背私之謂公
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

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 聖人之言何其表裏之兼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竒自負精白一心盡瘁事 國庶幾無愧 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尚勗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二府史陞湖廣按察司書吏擢虎賁左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官臣金華宋濂謹題

恭題 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靳國武義公之子靳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

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祝 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昭合無間靳國公值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
詹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謹識

恭題 御制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
等陸人以歸省其親爲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陞辭 上親制
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
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
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
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
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
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誨諭

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之于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
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且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
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生久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
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
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其官
臣濂拜手謹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寧人晏寧文治誕敷乃開宣文閣設經筵
詔翰林諸臣分番進講復出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分賜近臣
集賢大學士浦陽吳公言方時爲大長秋官屬實獲與茲寵榮

公既引年歸江南慨念上之恩不可忘命郡諸生宋濂備識之以示子孫濂聞先代典籍遭秦焚滅之後至漢孝文時漸采用之自時厥後遵用儒術編意簡冊流布已久公卿大夫必咸習之及觀東平思王傳王以上之叔父來求太史公書大將軍鳳白不許然後知天下之書尚多歲於祕府雖以王室近屬有不得易見之夫以王室近屬且若是則其他疏遠之臣尤可知矣嗚呼太史公書其褒善貶惡之義多取則於春秋顧乃靳而不許是何漢德之不弘也哉方今朝廷更化稽古右文公卿大夫孰不知讀太史公書上方以謂歷代之史有資治道者其備於通鑑一書復出以賜近臣八光下臨衣被萬物聲教所及罔間朔南嗚呼盛哉濂也不敏聞嘗上謁於公獲觀此書於存心堂黃綾爲標整飭嚴煥於是拜手稽首而識其後非惟昭公遭逢之盛而使後世環襲惟謹至於聖代文治之隆有非漢世之所可及者他日太史氏亦當有所采云至正十五年正月望日里生宋濂謹記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世號之爲三絕筆法勁拔如鑄錢所成蓋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則流於媚媚矣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瞻觀此碑蓋可見云

題梁元帝畫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槃陀武興

番高昌及建平瑩臨江巒凡九國前圖使者形狀後列其土俗
貢獻歲月而各國咸如之絹素剝蝕幾若不可觸古誠古矣然
猶有可辯者據梁元帝即蕭繹其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梁書
稱其任荆日畫番客入朝圖名畫記遂因其說亦云畫職貢圖
并序外國貢事又據裴孝源公私畫錄所載梁元帝畫六卷並
有題印而無職貢圖又二職貢圖二卷江僧寶畫乃隋朝官本
上有陳梁年號後來議者謂裴貞觀中人官爲中書舍人距繹
時尚未遠其言當可徵洛陽任子羔一祖裴說而駁史氏之妄
踰數百言則此圖已不能定於何人所作矣况繹以湘東王鎮
江陵與岳陽王瑓互相攻戰曾無寧日瑓遂降魏魏遣柱國于
謹取江陵繹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夕盡矣
繹尋遇害竊計其時繹亦何暇娛情於繪畫之事脫誠有之亦
與十四萬卷同歸灰燼矣惡能至於今日哉此濂之所未喻也
又據李龍眠手帖云梁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而所
謂三十餘國又皆不與史合自晉氏渡江南北分統北虜豈能
越海而來貢邪嗜古之家又謂此圖唯傳正字欽父所藏者爲
真守河南而終狼牙脩凡二十三國其國與龍眠所言又有同
異且似疑龍眠首虜之說而易虜爲蠻魯乃伯禽之裔東表元
侯之國四夷之中亦豈有所謂魯邪今以此卷較之傳本又絕
不同均號職貢圖而乃復參差如此此又濂之所未喻也又據
此卷題曰梁元帝畫每段所寫土俗貢獻之事則云陶學士書
豈繹畫此時特留餘地而侯陶之書邪此又姑置之陶自跋其

宋學士全集卷五十六
後初書廣順三年云云中間字多糜爛不可屬讀後復書云夏
五月二十九日汴上雨中書北海陶穀時具位珥貂三載也據
陶名穀字秀實邠之新平郡人邠即幽也古在雍州之域漢屬
安定北地郡漢末置新平郡今易北地爲北海亦當有其說邪
陶起家校書郎在周爲翰林學士入宋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
承旨年六十八卒贈右僕射陶嘗自言頭骨當珥貂因人笑之
自悔不復言况在翰林日初不珥貂安肯自書以衒人邪陶博
學善記以辭翰擅一世今所書字形體寡束絕無俊逸之氣頗
類書經手所爲觀其書佛作佻墻作聳蓋未能猝變者此又瀛
之所未喻也然其畫意渾璞而無世俗纖陋之態固不得爲真
梁物要亦爲宋代名筆所作世之粗工塗青抹紅以欺人者見
之必循墻而避矣瀛與王君子克同觀青漆天一偶因吻創在告
援筆題之不覺其辭之多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
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篋
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旣自識其左復請瀛一言之瀛聞唐
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
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
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
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
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

下闕歲次已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
 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邈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
 缺文爾徵之大詔令羅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
 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
 寅日葬與大詔今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
 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
 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
 既書二十六日已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
 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
 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
 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温潤
 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
 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
 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
 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實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
 器尚永寶之

孔氏譜系後題

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宜其文獻有足徵者今竊觀其二
 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姑舉其一二辯之一譜云順一名謙生鮒
 騰樹鮒生隨騰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霸生福福生房房之從弟某生尚安國生印印生驩驩生立立
 之從弟吉生何齊樹一作禘生聚聚一作彥生威威生琳琳生

黃茂茂生宣一譜云謚生鮒騰樹祔鮒生育騰生彥貞彥生成
貞一名忠生武武生安國延年延年生霸霸之下不甚殊安國
生黃印茂黃之曾孫尚生疇疇生賢印生驩吉驩吉生立何齊
立生元元生子建茂生宣樹三傳至琳其後不書祔生最最生
讓讓生負據前譜言之則安國與武爲兄弟黃茂皆琳之子而
驩吉爲兩人尚乃霸之曾孫樹即是祔聚一名彥實樹之子也
據後譜言之則延年與安國爲兄弟黃茂皆安國之子而驩吉
只一人尚乃黃之曾孫祔即非樹彥實騰之子也瀛竊考之後
譜謂武生延年安國者據史記前譜謂忠生武安國者據家語
及前漢書固各有所依憑第司馬遷與安國同時而班固乃出
遷後家語亦漢之諸儒所錄似當以史記爲正也孔叢子云子

國生子印子印生仲驩子國安國字也大史公云安國生印印
生驩皆不聞言驩吉者非特此也漢成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吉
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恩澤侯表綏和元年二月孔何齊
以殷後孔子世吉之嫡子封紹嘉侯或者雖疑父子不應同封
而吉固自爲一人明矣漢劉琳府君碑鉅鹿太守孔尚撰尚自
言承曲阜伯之裔自伯魚至武十世無封曲阜者唯安國有之
尚爲黃之曾孫亦無疑者若鮒雖與祔同音蔡文侯昭侯相去
五世皆名中古人尚質未必若是拘拘有以二字音同而疑無
此人其亦過哉孔氏五代孫克仁以譜圖未備有志於纂
脩之事間請濂撰序以冠篇端濂恨讀書不博兼之老嫗多病
舊學廢忘無以究知其詳因略疏所聞綴之卷末孔氏孫子以

宋學士金華卷之二
學行知名者代有其人而克仁亦以文章家自顯幸為起其疵
繆焉

濂既為孔君題闕里譜系一書後謂之曰孔氏傳至四十二
代光嗣遭孔末之難末乃灑掃戶孔景之後欲冒襲封於是
盡殺諸孔氏時光嗣為泗水令其妻張夫人生仁王始九月
夫人遂祕養之及長再襲封卒贈兵部尚書兵部生四子曰
宜曰憲曰冕曰勗今之南北裔如曲阜之崇聖苗孔二邨所
居及若古一名傳端友端朝之遷衢端植之遷鄂瑄之遷撫
瓚之遷吳興皆其子孫固不可以不謹其傳而於正外二支
尤所當明辯之也頗聞前輩言元貞二年二月官中所定戶
版闕里正支為戶凡一十有二分為五位所謂五位者則太
子中舍國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龔封也若外院孔氏乃闕
里子孫灑掃戶每歲輸入祭祀錢者其為戶凡三十有一分
為五院所謂五院者則宅上洙泗三傳文登寧陵也子宜述
其事庶幾他日有所於考而無涇渭混淆之患孔君曰此克
仁之志願為我續書之辭不獲命復為附麗題識之左以為
後來纂脩者之一助云

題孔氏所藏先世譜後

宋制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誥有獎勵之言而勅但書所授職事
而已然誥則用綾其所識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
命婦則司封加勳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
部唯施之於藩官若差勅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

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於濂濂之所欲陳者雲林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謾畧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彙一段并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爲一卷詩陰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題其左而識以中書省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慎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爲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

其後奉常質行定名特與公同謚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廷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借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並見居士集十三卷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唯詩改空作徒爲稍異爾裕陵爲光國公時名仲鍼及賜名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實與史合或人弗之察著爲文辭謂爲十月者其誤

朱學士全集卷二十一
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朱徽公提舉浙東嘗行部至三衢大虞呂氏適爲衢府法曹遂
往見之公爲寫虞帝廟送迎神樂歌辭以贈蓋公劾台守唐說
齋其疏凡六上說齋方除江西提點刑獄朝論遂掇其職昇公
公以言不行即日解印綬去此辭之書正在衢聞命之時豈堯
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歟或云別自有見亦未可知
也此帖出於立齋王剛仲所藏立齋初從劉摯堂游而卒業於
北山何氏考其淵源之正實有所自故其寶愛尤爲深至云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
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
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
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一十二
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
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
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
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
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耶宋自
宣和以來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

輔臣考終於位其家已發長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
 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
 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
 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
 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
 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
 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
 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葑雅飭君
 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店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
 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前翰林學士同郡後學宋其謹識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為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父
 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沒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
 慶君子識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
 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又能慎守
 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來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
 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
 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浮蕩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顰眉鶴髮據
 筵咲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為其媿連為其僚友
 莫不慶愜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
 不出於里閭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
 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隘矣惟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近歲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
我父母未嘗忘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濂與惟中文最密不翅
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疏之以附送所安序後云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
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祕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
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存唐之
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
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
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和中宗鄭絳相昭
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
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繫者
重矣劉昭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縝
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髮髯漢之
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王取
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
錄家傳十卷叅考群書倣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摭
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
不銜寬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縝之所
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脩元史及

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爲題識傳
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爲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
台人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
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人宋秘府凡
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
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
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咲歟使回見
誠懸書此吾知其類有泚矣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
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
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
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
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
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
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
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一通
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
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
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

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白
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
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
君尊王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
君禧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爲尉交契
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傳今王君家藏跋文正
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格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
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
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
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
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義
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
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說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尋何敢贊一辭若公專行或有闕
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
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
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
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
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
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

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僧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請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特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瀟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趙魏公書大河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二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貞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招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收集賢直學

宋學士全集卷二十八
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巖南翁游杭提舉官署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長薈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瀛所嘗師事者九泉不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思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生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者伯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

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間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文名塾嘉定十三年進士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子文時爲樞密院編脩兼權檢詳謂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士論韙之北山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文除擢之間則其厚於君臣之義又何如哉夫以北山之學承朱子再傳之緒造詣真切踐履純固而其見之翰墨雖出於一時皆有關於世教有益於人倫似無斯須不志於道者也是誠何可及哉朱子之書盡編者以時事出處問答分類而通載之凡四十一卷約一千六百八十餘篇瀛每疑其太泛魯齋之所選北山之所定當必其精惜乎未及見

之也因并識之以爲寡陋之愧云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太康陸君子唐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白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間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鼎臣齊名仕于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姦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誣佑溺溺祀左道斥爲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爲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

畀人况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鼎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爲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于後世於戲爲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評鼎臣至於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唐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剛晁明遠諸書爲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爲簡牋蕙芥蕙窘東爲跼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爲正

題許先生古詩後

文懿先生許公嘗賦秋夜感興詩一十二首錄寄其友吳公正傳至元末吳公自建德尹入教國子旣已謹志其事俾陳監丞衆仲題于卷後他日閱篋衍又得先生遺興詩一首吳公手鈔

綴于前卷復與衆仲各有論議衆仲之言病夫世之論詩有儒者詩人之分而謂先生獨能兼之可謂知言而無復遺憾者已龍泉章君三益久慕先生之學近獲此卷於吳公之子濬仲將琢石勒宣龍淵義塾以瀛頗與聞先生之道請申言之夫自陳伯玉倡爲感遇詩三十八首而李太白繼作遂衍爲五十有九君子稱其得風雅之正至於文公朱子感興之什其數比陳僅餘其半方之於李則將闕其三之二言辭固若不多然於太極陰陽之微家國治亂之出異端害道之故無所不及非惟二子不能道之黃初而降大曆以前吾恐未有臻斯理者也今先生之詩其音節則倣二子而絕仙佛之誕其旨趣則本文公而寫性情之直雖言無統例與朱子少殊而其寄咏之深隱憂之切實有出夫二子之外其於傳世固無疑者而瀛於衆仲之言則不能無所感焉詩文本出於一原詩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岐而二之沿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爲詩家大禁而風花烟鳥之章留連於海內矣不亦悲夫於是衆仲之歿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始因三益之詩爲書其末以足衆仲之所未言雖然瀛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黃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舊游深致意焉詩

宋學士全集卷十二下
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瀛嘗力
疾起讀非惟波瀾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政之
治實有得古人風勸之義視彼摭華摘豔取合於一時者不翅
天淵之懸隔矣昔者柳柳州同劉賓客述舊言懷寄澧陽張使
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尚存要
不過流連光景嘆悼無家者之辭耳雖其觸類盡意不厭其多
與先生略同至於有關世教足以增夫彝倫之重則識者當謂
先生之詩爲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
奇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爲已之功深不自表襮唯瀛知
之爲獨至故題諸詩後以志慕豔之私云

題呂仲實詩後

右呂忠肅公詩一章爲蒲圻魏君觀作初公爲集賢大學士因
爲議錢幣事與丞相脫脫不合翩然東歸蓋至正庚寅十月二
十日也後四年甲午二月起公爲湖廣行省左丞會天下兵亂
道澁不能前至十二月八日始抵治所是時已有中書左丞之
命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九日使者至閏月十三日即上道故詩
中有左丞兩月餘及今又入中書之句又二年丁酉三月十一
日而公薨矣惟公蚤師蕭貞敏公傳道德性命之學真知實踐
故其立朝大節極有可法篇章散落於四方者固宜寶之如魯
敦周彝傳之於子若孫也瀛與魏君交甚洽故略疏公出處歲
月於詩後使讀者或有所考焉

題王黃華詩藁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一
予在江乘偶得黃華山王庭筠子端詩彙三首一首絕句次
彥高問疾韻二首七言律次許子靖題光華堂韻彥高當是翰
林待制吳激乃王履道外孫米元章之壻也筆法遒勁得於婦
翁爲多許子靖名安仁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高
平後以汾陽軍節度使致其事二公皆當時知名之士子靖登
第蓋先于端九年而彥高與子端之父遵古游尤號前輩今觀
其勞問酬答所以敦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固爲盛德而于
端文采蘊藉爲一時之所景尚者於斯亦可槩見矣子端熊岳
人官止翰林脩撰字法初做元章謫鄭州後氣象橫放自成一
家予甚愛之故識其後持歸金華山中以示子姓之嗜書者或
曰彥高與子端相去頗遠恐或別是一人余亦未能深知之也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彙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群臣一
進起居表其嚴慎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脩兵政而
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脩撰扈從
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
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
緣物引興浹于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奈何盛極忘治詒謀匪
遠僅一再傳翠華遙遙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於沙塵烽火之
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兔而射之尚何可得耶觀庭筠
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獵以侈大業
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爲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

卷庭筠所具之稟惟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
 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
 日丙子至自秋山道塗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
 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醪醑松影三詩則不知作
 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備撰未幾
 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
 又轉備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爾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
 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
 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
 讀者猶蹶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冢子某字於
 懔自檢討奉常遷佐蘇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
 聞於懔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
 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懔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
 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
 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及履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
 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惜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
 言之士必能辨之

題鄭北山追復誥後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月九日乃誥下之時也所謂良臣姓魏氏該姓沈氏奏與達則周趙二人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姦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題顧拙軒誥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脩職郎故事脩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誥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塩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兼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千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夫等字第幾之

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褉持以相示故爲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寶

也

題褚書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况其直蹟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綫繁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朱悅道文彙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柁蠟為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晴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為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

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繽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闢與况為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闡

關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
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
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
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慶堂聖師雖居浮屠
中能久與先生蔣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
文於慶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
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
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
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
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
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
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
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
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
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也
其出言可爲世則其制行可爲世範所以名聞之家雖至凋瘵
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縱富埒公侯亦不爲凌躡之事
設有之往往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退縮不敢吐氣或
者不知徒謂公爲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部使者虞泰
魯瞻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賢行以示讀公詩者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况其他者乎予歲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爲至當也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脩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贍其文藁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橐中其爲真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爲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爲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奧旨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亶亶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蠶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爲不可及已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恒言決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與否爲何如耳昔呂成公之編文鑑其用意寢精密而張廷堅所著尚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中但識字者皆知誦之苟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季多以科目發身內舍生夢申與其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孫觀光惟恐失墜裝褫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孫者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厲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比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况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朱濂謹題

題張泐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盖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有志者哉

題太平策後

昔成宗皇帝臨御萬方以天下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及群臣有直言極諫者咸嘉納焉所以來讜議達羣情而成治功也大德中三衢人劉中覽時政有所缺遺疏太平策一綱二目上嘉其忠特命以吾為雷陽教授濂每取而讀之未嘗不仰嘆成廟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時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東歸續六經以傳學者嗚呼以吾之賢未必能有過於通也上猶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於今日則其道必將大行於時六經不必續矣由是論之不惟成廟之聖非隋文髣髴其萬一亦可以見士之遇合苟當時雖小善必錄若值猜暴之主縱大賢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繫於時者夫豈人力之可為也哉澧陽張君逢喜誦以吾之策嘗手錄之且請濂識之於是不辭而題其後重紀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濂題

九日濂題

題史內翰書

右歸去來辭一卷大名史公奕興定五年所書以贈李澣者也
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累遷著作
郎翰林脩撰同知集賢院後以直學士致仕文章書翰皆有故
老遺風所著洹水集尚傳于世澣字公渡湘人也少學詩於王
內翰子端亦工行書不失前輩典刑累舉不第而卒然自党文
獻世傑趙郎中文孺任判官君謨趙尚書周臣諸公先後疊起
風聲氣習濡染爲深故金之士大夫多以善書名家觀季宏公
渡則其餘蓋可見矣季宏性雖溫厚每靳與人書今特爲公渡
贈者豈非同聲相應者乎宣宗自改元興定之後國政愈非而
疆土日蹙古人之文何限季宏之不書而獨拳拳於是辭者意
其先見亡兆而殆將隱歟距作此紙時僅踰十年而金社遂屋
矣吾黨閱此卷者又當於此求之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
撰也先生諱栢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栢卿清之
直軒只諒真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
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與昔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愷堂鄭
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
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
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
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于坐右則其所以尊向者爲

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惟文辭是攻
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
勵同志者云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具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
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伯
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
於檢閱板行于世蓋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勅編洪武
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合不當者更之定為七十六韻
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
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

金華宋濂記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模印然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來隋
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高祖儀鳳末郭知玄復帥其屬而附
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繆畧復增字
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
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
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
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
奉 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
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省心雜言後

省心雜言一書刻于虎林西湖書院已久序之者謂和靖處士林逋所作世之鉅儒頗疑焉且云逋之所優者詩爾至於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也復定為河南和靖處士尹焞所撰豈不以焞為程門高弟而談理乃其所長耶然而已稽中作焞墓誌銘載焞奉詔撰論語解之外他無所著書是則以逋和靖之號偶同於焞因嫁此以誣之耳殊不知鄉先達敬巖王公佖所編朱子語錄續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朱子完經翼傳其言行世若揭日月蓋必有所據矣當以沈道原作為正夫以近代新出小書以理度之亦甚易知爾尚或不能詳其所著之人而妄以意見言之况於千載之上者哉噫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為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冶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為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王君言之

題甘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自節剛剛上節柔

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
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爲人情
之所尚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塩城孫君子章僑
居吳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
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
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
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 朝廷聞其賢徵爲侍儀
使名聞之升正騰騰未已足則甘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苦寒詩後

亡羊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槩以句豪韻險爲工此篇法韓退之
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題楔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楔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
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之此卷精神飛動下
於右軍真跡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悅生堂楔貼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較定武諸
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
年乃成實諸悅生堂中尋補用和武階以報之瀛按師憲遭竄
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
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
號爲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爲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

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柳穆能寶此卷於戎馬劫灰之餘
穆亦賢乎哉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畫
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
史棲雲軒記記爲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如畫蒸
溽爲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遄發尚忘其時之
燠炎况親睹鬼眼頰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
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
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
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
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
光水影間爲上士說法未晚也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
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
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
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米而實之其事雖備
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
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
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術博或妄爲字名加
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

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
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目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
而畧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蕭然
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
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金谿劉氏族譜序

金谿劉貫以雲林先生危公所製宗譜序示予且聞世裔之詳
卓爲其邑之鉅族衣冠文物炫耀江右若其造譜之次第則自
十四世祖宗元由南豐來遷之後其八世從祖虛妙大師道正
遂建脩真觀而於觀側樹祠以祀劉氏群王其六世祖國子博
士堯夫乃刻本文之詳于石植諸祠下號永善族圖其祖介福

又做大小宗法爲圖綴版懸于家祠其世父傑復集二圖著爲
書六卷是則先生所爲序之者也遭世不靖碑裂而版燬貫抱
其書避入大山中幸而獲存玆襲寶愛惟恐逸墜今思有以永
其傳也復來徵予言以厠先生雄文之後予也不敏於先生無
一日之雅先生不以爲疎謬力薦諸朝以布衣詔入史館雖於
辭章或未之學得忝名氏於先生下風不亦幸歟予竊聞之劉
氏之別有五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者此爲祁姓以國爲氏
也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者此爲姬姓以邑爲氏也項伯婁敬
之後而皆爲劉者此漢之所賜姓也他若離陰東郡等族或爲
劉者此亦漢以宗女妻貫頗自其母姓以爲氏也大抵離陰東
郡之裔多居恒代項婁之宗盛於山東姬氏之傳至漢末而無

聞唯祁姓之分爲士會士會後昆周末遷于魏又自魏家于魏
至劉端執嘉子孫極爲貴盛而布列於南北矣然而江左之劉
則祖於散騎常侍琦之後江右之劉則出於游擊將軍握之曹
此皆見諸紀載而無疑者但其世次難明不知從握至宗元實
爲幾傳也姑附其說於此或可以爲備譜者之一助云雖然先
生博極天下之書爲時儒宗而於氏族之學攷覈尤精當必有
以告貫先生他日南還貫尚以予言而取正也哉貫字孟瞻質
美而有文作詩得六朝體且於譜圖惓惓而不忘是蓋能知其
本者也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